

第二波 你最愛的Podcast 8

他家有本難忘的經

劉淑瓊教授 *feat* 與談來賓 陳君岳督導

一名被診斷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的患者，揚言要與母親同歸於盡，社安網如何從社區著手，協助他重建人生？



海苔熊的心理話 ▶

精神疾病患者的自立之路

參與者：海苔熊、劉淑瓊教授、陳君岳督導

劉淑瓊教授：

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我們不知道別人正在經歷什麼樣的磨難，所以多一點包容多一點接納，世界會更美好

君岳督導：

相信每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平等，值得被聆聽聲音的需求與機會

海苔熊：

歡迎來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愛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理話，在這裡陪著你。各位聽友朋友，大家好歡迎，回到海苔熊心理話，我是海苔熊，前陣子我有1個朋友叫做小月，他來我家跟我說，你有聽過那個劉淑瓊老師嗎？我說有啊。我們這樣常常在各大報章雜誌上面看到他，然後沒想到今天竟然有機會，可以邀請他來節目上跟我們分享1個我一直很想知道的主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有1個名詞叫做脆弱家庭，脆就是脆笛酥的脆，弱就是很弱的弱，脆弱家庭，然後我那時候就問我朋友小月說什麼是脆弱家庭，然後他就說你就是什麼家暴性侵兒虐啊你可以想到的所有的東西，把它組合起來的可能性的1個家庭都叫做脆弱家庭，我說這是真的是這樣嗎？但是他說我

想不到什麼更好的解釋還是你就問劉老師好了，所以我們今天有請到劉老師，此外，我們還請到了心衛社工陳君岳督導一起來我們節目，掌聲歡迎兩位

劉淑瓊教授：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君岳督導：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海苔熊：

你們兩個好拘謹喔

劉淑瓊教授：

hello大家好

海苔熊：

怎麼這麼拘謹，劉老師什麼是脆弱家庭啊

劉淑瓊教授：

脆弱家庭，其實以前可能就我們都聽過叫做高風險家庭，也就是說在這個變遷當中，有一些家庭他可能受到了若干的衝擊，可能是經濟上，可能是心理上或是這個家庭面臨這個節組或破碎，所以呢，它這個家庭在這個時候特別脆弱，那需要有更多的資源進來，或者需要有更多的協助，那這個家庭可能就像在那個大風大浪裡的1艘小船，但過了這個階段有適當的協助，適當的資源之後，它又恢復正常了，所以其實可能我們每個人的家庭或多或少都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時候

海苔熊：

我覺得剛剛劉老師講得滿好的，你看就跟我們剛剛一開始貼的標籤蠻不一樣的，就是說，我前陣子剛學到1個概念，叫做症狀分離，當我們說1個人是我是憂鬱的人或者是我正在經歷憂鬱，這是差很多的，就是這1個家庭他可能有很多經濟上的弱勢跟他現在是1個吸毒家庭，這是很不一樣的結果，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幫他貼1個標籤，他好像永遠就是在這個黑黑的這個山底下，君岳督導，你有聽過有一些像這種脆弱家庭這樣的案例嗎？

君岳督導：

其實我們心衛社工大部分服務都是多重議題的個案，就是大部分都是精神疾患，那它合併家暴，然後性侵的相對人，然後或者是自殺，那都會進到我們的心衛社工的服務

體系裡面來，那其實這些家庭其實在正式進入到我們的服務體系前，那其實就是，如剛剛劉老師說的，他們就是有很多經歷很多家裡面經濟的狀況或者是關係的議題那他其實就是家裡面其實一直都處在1個相對緊張不安全的環境當中，對，那其實也是會符合現在脆弱家庭的指標

海苔熊：

你有什麼樣的經驗或案例嗎？

君岳督導：

像我今天分享的這個案例其實就是，他們家其實就是在我服務之前，所以在地方是小有名氣的，然後就等於是這個家在爸爸他後來因為生病過世，就等於是家庭有點家道中落這樣子，對對對，其實這個時候，他們就面臨了1個可能需要被經濟支持的需求，或者是申請福利資源的需求這樣子

海苔熊：

那後來你是怎麼有機會可以遇到他們

君岳督導：

這個案子其實近來我這邊主要是因為他是本身長期在看精神科的，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對，然後他過去的主要會罹患疾病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他長期就是因為小時候大概15歲左右就開始，有吸食安非他命的狀況，對那後面他是他是1個多重物質的藥物濫用的案子啦。對所以其實他後面還有中間還有經歷過海洛因啊，或是其實還有很多新興毒品，像我們經過咖啡包神仙水這些，對其實他都嘗試過，對那後來他進到精神照護體系之後，我正式比較介入，是因為他後來有一次跟媽媽的家暴衝突

君岳督導：

對，就是他們兩個，因為就是我服務的這個對象，他會抽菸，對那媽媽可能就會在旁邊有很多的關懷，對，然後他

海苔熊：

麥擱吃啦～

君岳督導：

對，然後可能他就會覺得說啊。又來了，因為他們的情緒調節能力相對比較弱一點點，對，那其實他們後來就可能從口角衝突上升到，就是他後來太生氣了，就跑到廚

房去拿刀，然後就說要把媽媽殺掉這樣子，對，然後他就進到我們的，後來就有可能有鄰居或警政的通報，對那後來就進到我們的關懷體系

海苔熊：

那你去那邊，你的角色很尷尬耶。因為你等於有點像是類似警察的角色的感覺啊。對他來講，就是你去那邊，那你等於就是有點好像是說你不是在媽媽那邊的嗎？或者，是你是要把他抓走之類的嗎？他應該會有這種感覺吧

君岳督導：

其實剛開始接觸的，時候確實蠻多的服務對象都會誤會啊。所以我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他們的張力都非常的大，其實這個服務對象，我可以給大家一點點的畫面是他有多兇，就是他每一次的護送就醫，假設1個精神病人，假設有出現自傷傷人之虞的時候，然後我們目前有，就是精神衛生法，有1個護送就醫的機制，就是會請警消、警消到場，然後評估他是不是真的有自傷傷人之虞的狀況，然後他們就會把他送到轄區內的精神專科醫院，對那這個案子每次要做護送就醫的時候，他們會出動的是保安大隊，就是拿盾牌的，那種就是大概人數，我，我我有一次看到通報單，大概有六到十人吧，就是六到10個人要壓制他1個人，因為他非常的高大他大概有，我沒有精算過，但我覺得他應該有快190，對然後他又體格又比較壯，然後講話又很兇，就是抄著一口流利的江湖話這樣子

海苔熊：

那你那時候去見到他的時候你記得那個畫面嗎？

君岳督導：

我記得他第一句話就講說你是誰，你要幹嘛，然後他就直接講說我看你很不爽，他就說很想把你殺掉，他用台語講啦，對對對

海苔熊：

那你怎麼辦

君岳督導：

因為可能我自己本身的特質就很喜歡接受挑戰，所以我其實當下我

海苔熊：

是抖m就對了

君岳督導：

有一點點，就是我，其實我覺得當下說不緊張都是騙人的啦，因為我覺得我們還是每次的訪視，都還是帶著人身安全的意識在進行，但是其實我當下只有跟他講一句話，說我就是我就跟他說，我知道你不是對我生氣，我就說我就是來聽你發生了什麼事，你有什麼委屈，然後他就開始就開始講了，應該有兩個多小時吧，想第一次見面，

海苔熊：

所以他到底有什麼委屈啊。

君岳督導：

他主要就是覺得整個服務體系，大家都以聽媽媽的需求為主，對就是，你看1個家暴事件的發生，然後他會覺得說就是我們我們目前按照我們目前的社會服務體系來講，大家都會以受害者為主，就是我們在社安網2.0以前就是大家講的以個人為中心，就是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問被害人的需求，要不要申請保護令啊，要不要暫時離開這個家，要不要做庇護等等，可是我們忘記關懷，其實這個相對的人好像也很有狀況，然後好像也很有值得，有一些聲音需要被聽見，對，那其實我進去之後，我就發現他一開始的態度，其實真的很抗拒，他雖然一開始講那麼多，可是前面兩三次，其實每次到家裡面，他都會還是重複，那個模式就會講說看你很不爽啊。你一定是醫院派過來的啊。這樣子就是會覺得我是，因為我畢竟是衛生局的角色，對他就會覺得我是醫院來的社工，對，後來就是每次跟他談完之後，他就他會開始提到說其實他在這個家裡面他覺得他好像很不被重視，對，就是他長久以來的一種感受，可是他沒有跟任何人說過，例如小時候小時候，他15歲左右因為他本身就沒有學業成績表現就沒有很好，就不愛讀書，那15歲左右就被爸爸送到台北的日式料理店去當學徒，然後他就會有一種覺得我是小朋友，為什麼為什麼這個家只有我要做這種事情，對然後一直到他有一次，應該是因為使用藥物使用毒品之後，然後精神有點混亂，所以他從樓上跳下來，所以摔斷了腿，然後他也覺得爸爸、媽媽忙於工作，然後沒有選擇積極的治療他，所以他其實有很多這種內在的矛盾啊，然後不完全的感受在裡面運作

海苔熊：

所以他其實是少一隻腳的

君岳督導：

他是跛行的，對對對

海苔熊：

就是走路不太好走路這樣，

君岳督導：

沒錯，然後他就會有很多的內心的很多的委屈，因為他覺得他是第一次被聽見這樣子，對，然後後來才開始我們兩個的合作關係

海苔熊：

那我想問劉老師，剛剛他有提到那個，社會安全網，我們大家1天到晚也聽到這幾個字嘛。所以他是真的有1個網子嗎？

劉淑瓊教授：

是，他就是1個網子，是真的，就是這樣講，因為大家都記憶都還很深刻，就是在103年的時候就發生了鄭捷的這個案子，那105年是小燈泡這個案子，所以這些案子裡面我們都看到，第1個造成很大的傷害，社會也非常的震驚，那這些犯案的人，他也有一些精神的狀況，所以最早的時候，其實是整個社會受到很大的震撼，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這麼不安全，有這麼多的漏洞，那所以呢，政府就開始在想說，那我們要不要來檢視一下到底我們投入這麼多的資源可是問題還是一直的發生，那我們可以怎麼做？所以從107年開始就有了強化社會安全網方案1.0，那現在已經到了2.0會到114年就是明年，那社安網裡面主要有3個很大的面向，第1個就是我們剛剛君岳講到的心理健康的這一部分，因為確實心裡的議題，那甚至到了精神狀況，那這個都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衝擊，所以我們關於精神疾病啊自殺啦藥酒癮的戒止，尤其現在大概很多朋友都有注意到毒品氾濫是1個很大的議題，那另外兩個，1個是經濟安全，因為不少的家庭可能平常小康過得去，但是碰到了大的變故，或者像這個疫情之後，經濟受到衝擊，所以他最基本的經濟安全要去幫他保住，那另外1塊就是人身安全，像比方說家庭暴力、親密關係暴力、兒童虐待，或者meet to的性侵害，乃至於到這個社區滋擾，那另外，像剛剛君岳提到的案件就是卑親屬對尊親屬的暴力，就是孩子對父母的暴力，那這個也在整個人身安全，所以簡單的講是經濟安全、人身安全跟心理健康

海苔熊：

因為我看到那個網路上面有寫說有1個叫做三級預防，所以三級預防也是社會安全網裡面的基礎嗎

君岳督導：

對其實在規劃在會安全網的時候，他就是用三級預防的概念

海苔熊：

但是因為我也認真的看一下三級預防，我發現這個社工的語言是因為我們這些心理師都看不太懂嗎？這是他寫的有一點有一點抽象有點抽象，初級預防是推動暴力零容忍，然後次級預防是強化6歲以下弱勢兒童關懷方案，三級預防是落實緊急救援，所以具體到底是做什麼

劉淑瓊教授：

好具體的講，因為其實三段五級，這個是公共衛生的概念，那三級預防就是說他，如果你們可以把它想像有點，像我們開車的人的那個雨刷，那從左邊到右邊，它是1個光譜的樣子，對不對？那從最前端的就是初級預防，這個是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是我們要讓大家建立一些好的觀念，比方說暴力零容忍，類似這樣子，就是我們對於任何形式的，不管是口語上的、肢體上的任何的精神上的任何暴力，我們的容忍度都應該要降低

海苔熊：

我覺得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劉淑瓊教授：

知道對，所以這個是在最前端的，比較屬於還沒有發生事情，然後我們去預防它

海苔熊：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都馬說什麼爸爸媽媽都這樣打一下管教一下就很正常那個年代都會這樣想嗎？然後現在要推展到說這樣是不是不對的

劉淑瓊教授：

甚至我們現在民法還修法，就是說，我們家內的這個體罰，像日本已經修了，就是禁止家內體罰，對，因為這個體罰你常常力道沒拿捏好，他可能就會造成孩子嚴重的傷害，所以這個是最左邊的，我們從初級預防，那二級預防是他這個家庭已經開始有一些狀況，他需要幫助，有點像我們衣服破1個小洞，你可能拉一拉就好了，但是這個洞你不去處理，它就越來越大，你到後來你可能連去繡補都來不及了，這個是二級，那到了我們比方說作保護，像君岳剛剛講的其實已經到三級了，就是說他已經造成自己跟他人的傷害，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就需要需要應該講重兵了，就是我們有專業的保護服務的專業社工，還有心理師一起來，甚至包括警政、教育1個網絡，所以剛剛主持人問到說社安網真的有網嗎？有1個非常重要的是，剛剛有君岳有講到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然後呢？我們要把過去的服務把它連結在一起，還有1個非常重要

的就是光是社政不夠，我們還要把警政、醫療、教育把它全部拉在一起，甚至包括就業的勞動部，把它全部拉在一起，我們用1個總體的概念來幫助1個家庭，而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海苔熊：

因為我想要問問看兩位，你們有這種，因為我常常每次，都聽到我女朋友是社工，他們都說我們要做這個系統整合啊。可能是因為就是心理師的工作，常常都是跟個案就是1個1個，就是在諮商室裡面，我比較有一點困難，想像就是說，所以剛剛又說要警政又要醫療諮商，大家怎樣整合？你們有曾經有這種大家一起辦桌的整合成功的案例，讓我比較容易可以想像的嗎？就是大家a作1個，b做1個，c做1個，然後這個案就這樣很順利的，或者是至少有一點推展的案例嗎？曾經有做過嗎？

劉淑瓊教授：

其實這個網絡的概念，我們可以去想像說拼圖，也就是我們的服務對象，他會在不同的時間點跟不同的人接觸，比方說他去報案，他會跟警察接觸，他去驗傷他會跟醫生護理師接觸，然後他被通報到家訪中心，家訪的社工就去訪視，然後發現這個加害人又有藥酒癮毒癮的問題，那個君岳他們欣慰社工，就會進來所以我們每1個專業人員都在服務這個家庭，但是他在不同的時間會跟我們講不同的訊息，所以我們每個人的手上就像有1塊拼圖，這時候如果我們不湊在一起，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去掌握這個家庭的全貌，再來是我們每一家都有資源，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幫助這個家庭，那這時候如果只有我社工，那其他人不進來，我能做的有限，所以這個時候，我舉1個比方說親密關係暴力，那這個加害人相對人，他可能有暴力傾向反社會人格，那這個你說服務被害人的社工，他能做的就很有限，甚至他連自己都會被威脅像剛剛君岳講的那樣，那所以呢，這時候我們的警察他就有1個任務跟角色，他可能去做約制告誡，他可能穿制服看情況，有時候是穿制服然後去告訴他，你不可以做這件事，至少有一點點告誡的1個效果，但是我們的警察很棒，他們有時候是會用1個柔性的角色，就是我們都是男人，男人真命苦，我可以理解你，這個時候被害人就感受到他被理解，你知道嗎？他那個武裝就會卸下來，所以這個真的是不同的專業，手上有不同的資源，他們有不同的訓練，然後跟這個服務對象建立不同的關係，可以做不同的事情，那大家湊在一起，這個家庭就會得到最好的服務

海苔熊：

所以要怎麼樣湊在一起啊。是會有1個開個會員大會嗎？還是什麼

劉淑瓊教授：

我們通常有很多種做法那這個時候就要看第一線工作人員的那個，他的靈活度，其實因為第1個，台灣現在很棒的是我們的line太方便了，所以我們就拉1個群啊。這是第1個方法拉1個群，所以我們有一些什麼資訊，我們可以在裡面討論，那第2個呢？是如果這個案件稍微複雜一點，那這個我們覺得他的緊急性也高，那我們可能就call 1個會議，這時候可能通常是家防中心的社工，那他就會發文給這幾個單位，那大家就一起來，像比方說我們現在家庭暴力裡面就有高危機案件的網絡會議，就是針對那種，他再次嚴重受虐的風險很高的那種個案，那就要找警察，甚至連檢察官都會來，就大家湊在一起一起來找1個共同的1個方案，有點像打籃球這個區域聯防，就是說，我們大家一起來想辦法，能夠保護這個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這是第一步，

海苔熊：

原來是這樣，那在這個君岳，你服務的個案當中，你有類似的經驗嗎？就是跟大家一起合作的

君岳督導：

其實蠻多的耶。我們大概因為我們的案子實在是每個都，每個都在社工的服務體系裡面都被界定成是很嚴重的，所以其實我們在服務介入的時候，不太可能只有個案1個人

海苔熊：

你有現在有想到什麼畫面嗎？你到現在工作這麼多年，你還會想到的

君岳督導：

我工作的時候，有遇過1個兒少保的家庭，他其實那個時候我是在做經濟扶助的社工，對，然後我就去他們家做經濟扶助的評估，然後我記得我一進家裡面沒多久的時候，然後因為我是跟那個時候是跟媽媽主要在做對談，就在做會談，然後了解一下家裡面的經濟跟他們生活的狀況，那小朋友在旁邊玩，然後突然間，爸爸就把鐵門整個放下來，然後我就想說什麼狀況，我後來就開始，其實應該說我進那個家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實在太菜了，我進那個家的時候我就隱約有聞到一種就是類似塑膠跟你從來沒有聞過的味道，對，然後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應該是k他命，對，然後後來就是爸爸可能在房間裡面其實早就已經在用k他命了他可能開始出現一些比較想妄想，或是一些被害感的症狀的時候，那他就去把鐵門放下來，因為他覺得我是來家裡監控的人，他就開始對著我講說你在我的電視裡面裝監視器，他說你在我遙控器裡面裝監聽器，然後我就心便，坦白說我那時候真的太菜，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回，我就嚇壞了，對那個時候是媽媽就是快點打開鐵門，然後然後我快點跑出去，這樣子

海苔熊：

對，所以你就會跑出去了

君岳督導：

對，這是跟我現在完全不太一樣，可是從那一次，其實那一次的經驗，我沒有被我覺得我沒有被嚇到啦，我沒有但我反而就是覺得我好像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來懂得怎麼處理這個狀況

劉淑瓊教授：

其實像君岳，剛剛那個情況，如果說我們有手上有一些資料，我們有看到比方說這個爸爸他過去有暴力前科或者甚至有毒品的這個議題的時候，我們會用這個行政協助的方式，我們會請警政警察，那他派員陪我們一起去家訪，那我們在社安網裡面也有共案共訪的機制

海苔熊：

共案共訪是什麼

劉淑瓊教授：

就是說因為你看有一些家庭，他真的好幾個單位在服務他，他可能孩子也有身障，那就有這個早療社工，然後他有經濟問題，所以慈濟固定會來送一些物資，對，然後他又有精神病的列管，家裡有成員有這個問題，所以衛生局的人也會來，公共衛生護理師也會來，你知道1個家庭，他有可能因為他多重問題，所以有可能是各種專業，然後不同的社工5678個，那這個時候這個家庭真的不堪其擾，所以他就會跟失聯，你的電話我都不接，你按電鈴你按死了我也不開門，那可是這樣不行啊。對不對？因為他的問題，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然後跟他一起來面對，所以我們現在有1個共案共訪機制，就是說這個case呢，這個案件我不結案，就是心衛社工也好，我們社工家訪的保護業務的社工，或者學校老師，或者公共衛生、護理師，甚至醫院的醫生都有，那我們會一起，這個案子是我們共同的案子，我不會說這是你的喔，我是來幫你的喔，不，是我們共同的案子，這個叫共案，另外1個，共訪就是我們跟案家約1個時間，我們一起去，一起去有1個好處，1個當然是人身安全壯膽，因為剛剛君岳其實講得很生動，就是我們的這些一線社工或者是一線的這個工作者，其實他進到那個家庭裡面是很有風險很高的，1個你沒有去過的的地方，1個對你不了解，甚至他過去跟公部門接觸的經驗都是很不好的，甚至有反社會人格，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打開那扇門，你會面對什麼，所以當我們共訪的時候，第1個是我們心理上會比較篤定，我們有人數的優勢，但另外一方面是，1個人看見總是有限，對不對？那當我們幾個人一起的時候，你沒注意

到的我會看到，我沒有特別提的，你可能會幫我補位，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機制當然人力上是很奢侈，是有一點真的大家會覺得，但是他確實有他的好處，那這也是1個網絡合作

海苔熊：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幫忙這樣子

劉淑瓊教授：

一起幫忙

海苔熊：

我剛剛聽君岳講的時候，我就想到我我年輕，很新很菜的時候，在當輔導老師，也有遇過很像的情況，就是說，有1個孩子，他好像國一，還是國二吧，那時候也是去我是去家訪，然後在他家樓下，他就跟我說老師，我跟你講，你先等一下，我先上去看看情況，我就說要看什麼情況就上去啊，然後他就說你就先現在樓下就對了，他就會上去，然後上去一下子就下來，兩隻腳很短，跑很快，下來之後，他就跟我說我跟你講，今天不宜家訪，我說為什麼，他說你知道那個鑰匙孔，那個門的鑰匙孔有透露出一股黑氣，我說什麼黑氣，氣你個大頭啦，我就不相信他，然後我就我就走啊上去啊，因為他在學校闖禍了，然後我就想說他應該就是不想要我上去，然後我們兩個，就我上去，他就躲在我後面，他說我就跟你講，你不相信，然後就上去吧，然後我就按電鈴，那電鈴一按下去呢就是那個媽媽來，開門開門，然後把那個門打開的那一剎那就有1個陶瓷做的盤子從媽媽的左側臉這樣，飛過我的右側臉，這樣，咻飛過去

劉淑瓊教授：

有畫面

海苔熊：

對，然後後面那個小孩，他就一直在那邊說你看吧，我就跟你說了啊，然後我才知道說，原來他是真的可以感覺到裡面的這個氣氛是不對勁的

劉淑瓊教授：

其實小孩子我常常講1件事情，有時候會很心疼，因為他每天都在這樣的家庭裡面，所以爸爸媽媽在吸毒或者是下一秒鐘爸爸可能會發作，可能就世界大戰，其實他非常清楚，所以你一方面可以說孩子很聰明，另外一方面會很心疼，因為那是他的求生之道，他必須每1個moment他要所有的雷達都打開，一有狀況，他就要趕快，不能保護媽媽，至少保護自己

海苔熊：

後來我才知道說原來這個這個爸爸呢，他就是他有用藥的狀況，他也是用K他命，然後除此之外呢？就是爸爸之前也有一些前科，然後長期就是工作也都是有一搭沒一搭這樣子，所以在家裡面常常會有很多情緒上面的狀況，除此之外，他們家還有1個奶奶，然後是長期臥病是需要照顧的，然後那個時候他們也不知道要去申請一些相關的長照的服務，所以家裡面的經濟狀況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後媽媽也都看他那個黑眼圈都很重這樣子，那剛剛有說我們是跨單位可以合作嘛。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很菜，所以我不知道，那如果說現在因為我認識兩位了，那我如果要協助這個家庭的話，我要怎麼有辦法可以跟各個不同，包含家防中心然後醫院然後還有各種不同的法律單位等等這些合作，有可能可以怎麼聯絡他們嗎？如果我發現那時候我的身份是輔導老師，但也有可能我的身份是隔壁的鄰居啊。對那我要怎麼合作，或者是什麼請他們一起介入

劉淑瓊教授：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非常希望大家一起來關心，那因為我們都不願意看到這個事情發生悲劇了上報了，然後大家都覺得好可憐喔好遺憾，那現在有1個關懷e起來，就是如果你只要google這個關懷e起來，他就有1個網站，那這也是在社安網之後，政府就統合了所有的通報，其實這樣講，如果你真的很緊急，那個人命關天的時候請打110，打什麼都來不及了，打110，那如果是親密關係暴力或者是兒虐，你打113這個很多小朋友在學校都知道嘛，沒事不要亂打，因為阿姨們真的很忙，那另外，你用在網路上你用，關懷e起來那就是透過1個單一窗口，你這個立刻就可以跟政府的求助窗口搭上線，那接下來他就有1個流程，我們在內部有1個流程，就會把這個議題跟這個家庭，讓他把他派到適當的單位來協助，所以有可能他會送到剛剛你講的脆弱家庭就是社福中心，那也有可能到縣市政府的家防中心，主要是這兩個，但是這兩個再進一步的了解，這個個案或案家之後呢？他可能覺得有這個需要去連結，像君岳他們那樣的心衛社工，或者要去連結這個教育體系、醫療體系，這個不管是脆弱家庭的社工，或者是家防中心的社工，他就會去連結進來所以你不用1個1個門去敲

海苔熊：

就有點像是說我1個講完之後，然後大家就可以知道這樣子

劉淑瓊教授：

對對對

海苔熊：

那我很想知道你在做的這個心衛社工的工作是要負責做什麼啊

君岳督導：

主要服務的對象就是剛剛有講多重議題的案子，對，他只要是精神合併剛剛講的家暴或是性侵犯的加害人，或是精神合併自殺或是自殺合併暴力，就是這幾個服務標的，對，那他只要有多重議題的話，他都會進到我們心衛社工的服務

海苔熊：

我覺得你這樣講有點太抽象了，就是說那我來示範1個好了，就是比方說我女朋友他做的是這個街友的議題，然後他也會去，他也會去看一些脆家，但是他的這些脆家是有特定的狀況，比方說他的居住的狀況，經濟弱勢而且是經濟跟居住很不安全，比方說有那種住山邊的，然後房子是剩一半的，是真的剩一半，沒有屋子沒有屋頂的，這種剩一半的可能去其他重建啊，或者是處理漏水的工程等等，所以他的1天的行程，可能就是早上會去看房子，看房子，然後看那些案家的生活的狀況，起居，關心他們處理補助的案子，然後可能去一趟就要很久，然後回來一趟很久，這樣子，然後可能回來的時候是寫計畫送這些東西，那這可能是他一整天的生活，那可能今天是這個那邊再做另外1個，比較少會看到他坐在辦公室裡面打電話，但我知道些社工，他們是1天需要打很多通電話的，那我想知道說像心衛社工1天的生活通常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君岳督導：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時間也都在社區裡面做服務，對啊

海苔熊：

像什麼樣的

君岳督導：

因為像我們服務的對象大部分都是心理健康或是精神比較有狀況的，那我們可能就會為了維持他的醫療的穩定，我們就會用陪同回診或是去醫院裡面看他，那其實他在社區裡面就算是比較穩定的服務對象好了，那他可能也會面臨到居住經濟，然後家庭關係的需求，其實我剛剛分享的那1個，就是說要把我殺掉這個案子，對，就是就是講說，因為其實他們家的經濟狀況雖然比較重弱了，可是居住上面還是沒有問題，他們還是住在族厝，但是他們家面臨的就是關係協調跟關係衝突的議題，因為他跟媽媽兩個人只要住在一起，每天吵不停，然後兩個人的關係非常緊張，然後我們就會去分別去聆聽一下兩個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這個家發生什麼事，然後我們就會給予適當的回應這樣子

海苔熊：

喔所以你就去，他們家聽他們講話

君岳督導：

對啊，其實其實這聽起來很稀鬆，平常可是其實他是一個需要非常專業的事情，因為當兩個人都在跟你講話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想要拉你，拉你同意他們講的，像我那時候去的時候媽媽就一直跟我講，說你看他就是他就是這樣子啊。然後他就是一直都在吸毒啊，然後或者是一直都他就是一個敗家子就是一直在貶損，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服務對象，那這個服務對象就會開始講說什麼，你看我媽就是這樣，他從頭到尾，從我小時候到我長大都沒有關心過我，對，然後他就會有很多的這種兩個人互相的指責，然後就會演變成剛剛講的就是升溫到這種肢體的衝突

海苔熊：

那你在那當中你要怎麼辦？

君岳督導：

其實我做的很簡單，我就是讓他們兩個這樣，然後我沒有，對，我就是讓他們兩個說

劉淑瓊教授：

對，我覺得這個很多人，很多人都會好奇說，你們社工就是聽他講就這麼簡單就可以拿那個薪水，我也可以

君岳督導：

沒有，其實也沒有拿很多薪水，大家誤會了

劉淑瓊教授：

對啦。真的誤會對，對，謝謝謝謝

君岳督導：

其實沒有很多對真的沒有很多

劉淑瓊教授：

而且還有很多的人身安全的威脅等等

海苔熊：

我每次看到我女友的薪水跟看到我的薪水就覺得是，哎～～

劉淑瓊教授：

是，有良心的人，是其實剛剛君岳講到的，第1個是因為這個家庭有1個很關鍵的事情，就是我們常常講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當他已經水淹到鼻子了，他去求就都是問題，已經5年、8年、10年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個兩邊對對方多麼的怨恨，所以當媽媽就會講說我怎麼會生出你這種兒子，家門不幸，或者是我怎麼會養出這種怪物，可是因為我最近在做這一方面的研究，那是孩子的方面，他會心裡會覺得你從來就瞧不起我，你知道，這個你最親愛的人對你的傷害往往是一槍斃命，就是他知道你最不能聽的是什麼話，他絕對會講那句話，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人願意進來聽他們把那個已經在肚子裡面發生發爛的這些事情講出來，而且他，當然我想君岳有很好的那個會談技巧，不管是他的回應或他的表情，他關心的眼神，都能夠讓對方感覺到你有在聽我講，而且你沒有很快的跳出來說就是你不對，我們常常說不要judgmental對不對？你不要立刻就去判斷，說這是你不對，那是他不，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角色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是有很好的訓練，很好的恰到好處的同理心才有辦法做到

海苔熊：

我記得我第一年在這個八么八北投那個精神病，那當時還叫做那個精神病院，當時，現在改名叫做身心科，然後我在那邊實習的時候呢？我的心理師督導教我的第1件事情就是說你就進去坐在那裡面，然後你就聽他講話，然後你就不要講話，然後我想說這有什麼難的，後來發現爆炸難的，超難爆炸難，因為你就會很想要講點什麼，然後你會很想要給他建議，那你就會發現，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啊。你要讓自己不要給建議，是1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所以我相信你在那裡，你光是可以跟他們讓他們可好好的，在那裡有1個空間可以坐下來說的話，已經是蠻困難的，可是我也蠻想知道，就是說剛剛聽起來那個個案，他的狀況是這麼的，這麼多的，可能有反抗的行為，或者是有一些暴力的行為，那他是怎麼樣有辦法可以回到這個社會跟大家一起生活呢？

君岳督導：

其實我覺得我做的很簡單，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優勢，就是再怎麼樣不被肯定的人我覺得他一定有優勢，他才能夠活到現在，其實大家可以剛剛想像，其實剛剛那個衝突我就我講的不夠生動，其實那個當下他跟媽媽的那個吵架真的是張力大到他們兩個就是已經詛咒對方，說他們都用閩南語但我台語不太好，不好意思，他就是對方會講說，那你去死，就是媽媽會講說，就像劉老師剛剛說的，我怎麼會生出你這種兒子，他說你早點去死一死算了，我死也會拉你是死，對，然後那個我的服務對象都會講說什麼，他就說你年紀比較大要死也是你先死，兩個人就在那邊死來死去，然後張力非常的大，隨時好像感覺都要打起來了

君岳督導：

其實我覺得在當下的那個，不論是心理師或者是社工，我覺得在當下的那個情境狀況，我覺得都需要有一點點的抗性，不然的話，很容易被那個當下那個緊張感，其實那個當下真的很緊張，因為你真的，總覺得好像要出什麼事情了

海苔熊：

然後那時候後來，你怎麼樣

君岳督導：

我當下其實就是看著他們在吵然，然後我就只有我就只有問一句話說，你們兩個講完了嗎？那我最後的總結，就跟他說我覺得講出自己的心情很重要，對，可是這樣你們兩個聽完之後，你們兩個現在的心情怎麼樣，然後他們他們可能會講說什麼，啊沒有啊就是就是他從來都不聽我講話啊。所以我就說所以你的需求是希望媽媽聽你講話，那麼現在媽媽，那現在我們可以邀請媽媽說看看嘛。對，然後媽媽就會開始講一下，其實他對這個兒子的期待跟看法是什麼，對，他們好像總需要有，就是那個畫面，就像是一杯熱水，它已經滿了，已經滿到那種表面張力，然後只要再一滴水，它就會整個流下來的狀況，然後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讓他把水慢慢倒掉，對

劉淑瓊教授：

對我覺得剛剛君岳做的事情，1個是建立關係，1個是讓他們宣洩講他們心裡的話，然後再來是慢慢去調整他們的溝通的方式，其實我們在做青少年對父母的暴力的時候，也常常提到其實那個關鍵都是我們已經習慣暴力溝通太久了，所以要怎麼樣調整成非暴力溝通，對，這個是1個功課，那其實我覺得君岳，你也可以談一談除了這個之外，你們也去連結資源嘛，因為這個家庭，畢竟還是有經濟需求，所以我知道說不管是我們的這個，你們心衛中心也好，或者是家防，都有分別幫他申請一些資源，然後另外也帶孩子去矯正他的腳，讓他對我覺得這一些你可以講一下，你們除了傾聽這個之外，建立關係之外，還做了些什麼

君岳督導：

好啊，其實從內部的內部的整合來講的話，其實外面的資源很重要啦。因為這個家其實有需要太多的，各界需要來協助他們了，其實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他當初年輕的時候，他那個時候從樓上摔下來，所以他的腳就跛行嘛，對，那後來他就是一直都沒有去做過正式的治療，對，那我後來就邀請他說那我們就一起去長庚看看好不好，對，然後他，其實過去其實每個人都做過這件事情，可是他是第1個願意答應的，因為他覺得他覺得好像有1個終於不會被嚇跑的社工，或是願意聽他講話的人

劉淑瓊教授：

這個好重要

君岳督導：

對，然後後來他就願意去唱歌，然後他就開始做治療做評估，然後開始可以配戴副木，對，那雖然說腳的狀況當然沒辦法回到以前就是那種就是不用帶任何輔具或副木就可以行走的程度，不過至少他的那個走路的型態會好很多，然後也不會這麼容易跌倒，對，然後後來其實他們家就是剛剛講家道中落的議題，所以他們家其實已經大部分的狀況都在吃老本，然後那個家其實我跟家防社工那時候討論，其實他們是可以申請到低收入戶的，對然後後來我們分別去分工，就是家防中心就是協助他申請短期的急難救助啊，然後再到中長期的就是這種福利身分，剛剛講的低收入戶，對那我就是協助他請身心障礙證明，然後或是重大傷病卡，因為之前他們都知道這些，可是從來沒有人真的帶著他們一步一步做到結束，對，所以後來才這個家在慢慢的資源

劉淑瓊教授：

他有去就業嗎？

君岳督導：

就業的部分他到我服務的中後期，因為我服務這個案子，大概3年多的時間，到很中後期的時候，他其實就有透露出說他其實想就業的動機，對，但是其實因為他以前只要一談到就業，媽媽就會講說你就跛腳，他就說你沒有辦法，媽媽就完全的否定，然後他就會開始講說什麼，就開始又回到剛剛那個你死我死的那個議題了，對對對，然後後來其實後來他有提到說其實他想就業，是因為他不捨的媽媽每次都去拿宮廟發的免費便當，然後我就會在想說這麼重要的訊息，你當然要跟媽媽說，你跟社工講幹嘛對，然後，後來我就在邀請他們就是媽媽後來回來的時候再邀請他再講一遍，但是他講不出口，但是我還是有跟他講說你兒子剛剛講了什麼什麼，其實媽媽聽到之後就突然愣住，他就會覺得說他怎麼沒有跟我講過，其實媽媽那個態度你可以看到媽媽原本那種很張牙舞爪的態度他也軟下來了，他會覺得說其實我兒子也心疼我，其實也不捨我這樣子，對，那後來就業的部分，因為我後來跟他關係建立的蠻穩定的嘛。那後來我就陪著他去，後來有跟老鄭那邊做討論，就是就業服務中心那邊做討論，那因為他對人的信任感真的比較低，有沒有可能跟他參加過幫派的經驗有關係，因為裡面有很多的算計跟背叛，對，所以他對人際信任感相對低很多，所以後來討論完之後，我就是決定我陪他寫履歷，然後討論一下，他曾經做過什麼跟適合做什麼，但是想當然他就是做過的工作不是那種顧賭間的啊，不然就是幫派啊，不然就是砸人家的店啊，然後討錢這種，但我不可能陪他去做這種嗎，我們也不可能去應徵這種，所以後來想

一想之後，我就覺得如果要用究竟性來講，就是便利商店這種是最普遍的，然後他也覺得他也可以試看看，因為他有幾個好的朋友是在做這個便利商店的，那我們就會開始去寫履歷去應徵，然後後來就，一開始店家大部分看到他的狀態，因為看到他那個，主要看到跛腳的狀況，就會覺得說他可能沒有辦法，因為要搬貨，有一些勞力的工作，那後來就是有一家店長，他一看就知道，我覺得他應該是江湖同道中人啦，就是一看，就知道這個人也是因為他全身都是刺龍刺鳳的嘛，就是我的服務對象是全身都是刺龍刺鳳，所以一看就知道是曾經混過的，對那後來就是願意先讓他做實習的位置，對我的這個服務對象，他就是一開始想說實習什麼叫實習，然後後來就有很多的抗拒啊。那我後來就一步一步跟他講我就跟他講說唉呀。誰不是這樣子我們一開始當社工的時候也是從我們也有試用期啊，我們也有很多這樣的，就做勞工其實本來就有很多的階段，那他就開始願意慢慢聽的進去，那後來我又把它轉介給就業服務中心，我覺得那邊的就服員很厲害，就是蠻能夠跟雇主談怎麼樣，讓這個人穩定在這邊工作，因為他可能他們可能真的有很多這種技術或經驗，因為像我們就不知道怎麼跟雇主談，我們就只會講說你給他機會試看看，可是像他們那些就服員，就能夠去跟雇主談說什麼，就是這種狀況，你可以怎麼處理比如說你把他的工作簡化到什麼程度，就是他，就是你不要把他想得，好像一定要是1個很靈活、很靈巧，然後可以用到100分的人，對，他只要能夠好好的顧在收音台或是好好的做補貨的工作，他也是完成1項技術，這樣子

海苔熊：

對對對，其實剛剛你在講的時候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應該要補充一下，比方說第1個是說可能很多人聽眾都會覺得好奇怪，為什麼媽媽會叫小孩子去死，就真的很怪嘛。對不對？那其實其中一種可能性就是說你可以想像那個孩子當初跳下來的時候，倘若媽媽是覺得有點懊悔的，或者是會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然後他覺得自己做錯了，可是這個錯誤畢竟是無法彌補的嘛。那其中一種做法，就是如果我讓小孩子死掉，這個錯誤就不會發生了，所以這是一種心理上面的防衛機轉，那他叫孩子去死，其實某種程度上他也會希望自己去死，然後兩個人互相都是

劉淑瓊教授：

你講得好有深度喔。可是我常常聽到，你知道有時候有口無心，但是那個講出來的話，就是射出去的箭，你根本收不回來，我在實務上，我聽到有一些媽媽或父母親講話就是很直白，你去死好了了，淡水河沒有蓋蓋子，我們常常聽到這句話，你知道以前我們可能心臟比較強一點，聽了就左耳進右耳出，然後轉個身又愛爸爸愛媽媽，可是現在的孩子真的是相對比較敏感一點，有的孩子就會把它放到心裡去，所以他那樣

講，你剛剛講的有可能是1個很深刻的心理機轉，但是有蠻多狀況就是詛咒人家死或者是說你去死啊，你不要因為我在看到你啦我，我我已經受夠了，可是這樣的話真的again要提醒大家，這個非常、非常傷孩子的心

海苔熊：

沒有，他可能會記到心裡面

劉淑瓊教授：

對，話到嘴邊喝一口茶，一定要把它吞下去，有些話是死都不能講出來，真的很傷

海苔熊：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說那，所以最後這個個案他在後來適應整個社區的狀況是怎麼樣的呢？

君岳督導：

其實他在我服務的時候，他毒品就已經戒掉了，其實那個戒的動機也很強烈，就是因為爸爸走了，然後他在爸爸走的最後1天去看他，然後就承諾爸爸說他會回來當1個孝子，對所以他決定就不再碰毒品說不碰就不碰，因為其實海洛因是成癮性是非常非常的強，對啊，所以其實我聽到他的時候我就跟他說，哇，你決心要做好1件事情的時候你就做得到，我後來就一直用這句話，一直跟他講說，來，我們工作也是我相信你做得到，然後我就跟他說，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然後你工作一定做得到，其實他剛上工的時候真的很多狀況，比如說跟顧客吵架啊跟老闆吵架啊，他一直覺得他一直覺得我的資格應該不只領這樣的薪水，或是我不應該只有甘於能夠在便利商店打工的這種性質，所以他有很多的反抗，對，可是我就一直跟他講說，你要記得，就是你看你當初對爸爸的承諾，對還有你看你這一路走過來，其實你也，其實我覺得他一路走過來其實我覺得他也有很多的堅定，對，後來就用這些，來跟他講，後來他那個工作其實穩定，做了至少，在我服務結束之前，應該有快半年

海苔熊：

其實你剛剛講的，那一點也是蠻多在面臨，這種他有身心狀況，然後在社會邊緣很難再爬進來的人的情形，他們會有一種不平的感覺，就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只能領這樣的錢，然後會有那種自尊被欺壓的感受，就是我我怎麼做這個，或是為什麼我要實習，然後旁邊的人會覺得說他好像好難合作，就是我好不容易社工才跟你然後1個工作，結果你又愛做不做的，所以社工的位置也很難當，但是當事人的位置也很難，然後雇主的位置很難，然後3個人都很難，所以就變成1個很困難的局，所以說為什麼你剛剛說

的，那個工作站的位置蠻重要的，所以這個大家的合作是蠻不容易的，然後最後想要問兩位說，那關於這個社會安全網的角色，最後有沒有什麼想要跟大家說的

劉淑瓊教授：

我覺得1個網絡，因為網絡要合作，知易行難就是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你真的要大家願意把手伸出來或伸長一點，讓我們形成1個網絡，其實是高度不容易，那我覺得一方面除了像有君岳這樣子很有心，專業很強很努力想要做的，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會比較在意的是由上而下，也就是說你這些做長官的人，你要願意願意給一線資源給他支持，我真心很希望說今天不管，不是只有我們衛福部裡面的這個社政，包括醫療，還有其他的部會，跟這些社會問題有關的，因為當你這個長官重視的時候，你一線的，比方說我們內政部警政署覺得這個人身安全很重要，心理健康很重要，他願意配合，願意投入，那我們一線的員警他就願意做啊。因為他知道我們的長官重視，那我覺得這個事情有到位，我們才有辦法真正的把這個社會安全網張起來

海苔熊：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上網，搜尋那個社會安全網的，那個什麼一起來關懷e起來一起，來，e是那個英文字母abc的那個e，然後我覺得網站做的真的很精美耶，就是而且非常簡單，只有3個按鈕而已，你點進去可以查詢，就是你已經現在通報的案件進度到哪裡了，我沒有想到現在做到的這麼先進的地步，君岳，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君岳督導：

我覺得就如剛剛劉老師說的，就是我覺得新聞常常形容這個社會安全網是破洞的啦。其實我們常常社工今天都會傳一句話，說網子本來就有洞，但我覺得我覺得社會安全網其實強化版的意思就是我們把這個網子織得更綿更密，對，我覺得我們不太可能完全能夠掌握到底什麼事要發生或不發生，就是這幾天，可能又有一些虐童的新聞，或是小孩死掉的新聞，這樣子其實我們看了都很心疼，但我覺得我們能夠做的，其實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面，然後我們發現什麼需求，我們就盡量給予回應跟協助，

海苔熊：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是這個網子上面的1個節點，就像之前，那個兒盟的事件發生的時候有，人就貼文說當事情發生的時候，社工會跟我們站在一起，可是當社工發生事情的時候好像沒有人願意跟社工站在一起，但我覺得不是說有沒有要跟誰站在一起，而是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每個人都是1個節點，那如果我們發現有一些脆弱的家庭，或是有一些高風險的人事物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可以當那個，第1個願意生出援手的

人，或者是誰去幫忙的人，我們就不1天到晚都要我什麼社工不做事，而是我們自己可以當那個第1個先去提出來的人，然後大家就可以分擔這些風險。今天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就到了節目的尾聲啦。感謝大大家收聽，也歡迎大家在apple podcast或是其他的留言管道，告訴我們你聽完這一集的想法，也歡迎大家，透過soundon這個平台能贊助我們家貓咪不瓦的罐頭，想聽更多的童話故事或心理學知識嗎？我們海苔熊心理話下次見囉？掰掰

劉淑瓊教授、君岳督導：

bye bye